

# 霍 尔 堡 喜 剧 选

周柏冬 杨衍松 译

Лудвиг Хольберг  
КОМЕДИИ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Москва 1957 年俄译本译出

霍尔堡喜剧选

周柏冬 杨衍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188,000

1985 年 4 月第 1 版 198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4,300 册

书号：10188·524 定价：1.45 元

## 译 本 序

路德维希·霍尔堡（1684—1754）是丹麦著名的作家、历史学家，丹麦民族戏剧的奠基人。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写的《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一文中指出：“丹麦人民无论在贸易、工业、政治和文学等方面都处于绝对依赖德国的地位。……丹麦从德国获得全部文学资料，正如获得物质资料一样，因此丹麦文学（除了霍尔堡以外）实际上是德国文学拙劣的翻版。”<sup>①</sup>这是对霍尔堡的文学创作的高度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喜欢在著作中引用霍尔堡创作的人物和故事。虽然这位作家去世已有两个多世纪了，但他的作品仍然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辉。

### 一

霍尔堡生于挪威的卑尔根，后移居丹麦。其父是一个自由农的后裔，后因军功而擢升为军官。霍尔堡幼年丧父，生活十分困顿，靠亲友的微薄资助才完成了中学学业。一七〇二年，他怀着求知的渴望，去哥本哈根报考大学，但因无钱缴纳学费而返回卑尔根，后来，不得不去当家庭教师。年轻的霍尔堡渴望周游世界，他贸然动身去荷兰，徒步游历各

地，曾在街市上吹笛卖艺，甚至求乞为生。一七〇六年，他赴英国求学，就读于牛津大学，以教授语言和音乐维持生计。在两年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神学、历史、法学书籍，苦心钻研过英国神学学者、自然神论者的著作。一七〇九年，霍尔堡再次出国游历，前往莱比锡攻读神学。神学教授们的迂腐习气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使他深感厌恶。是年冬天，他返回哥本哈根。此后五年，他埋头著述，写了《欧洲国家史概论》等历史著作。

几年后，霍尔堡到了法国和意大利。他悉心研究过法国启蒙思想家皮埃尔·培尔的《历史批判辞典》。这对霍尔堡的世界观和创作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霍尔堡在巴黎寓居一年多，常去法国剧院观看演出，从此与莫里哀的喜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罗马，他恰好跟德里·阿尔特喜剧团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这使他对喜剧艺术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霍尔堡所处的时代，是封建贵族的统治日趋衰落、资本主义开始上升的时代。当时，封建王朝和贵族阶级残酷地统治着丹麦和挪威（挪威当时处于丹麦的统治之下）。国王和贵族霸占着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农民备受贵族、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抬头，但封建贵族竭力保护自己的特权，不肯对资产阶级让步。教会严密地控

---

① 恩格斯：《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64页。

制着国家的全部精神生活，迫害自由思想。整个社会笼罩着无知与宗教偏见。甚至怀疑魔鬼和女妖的存在也被看成是犯了弥天大罪。科学和民族文学横遭摧折，而对外国文化的顶礼膜拜之风则蔓延全国。国王和大臣们耻于说本国语言，都以说法语和德语为荣。巴黎的时髦风尚，以德、法文字出版的书刊，以及为国王和达官贵人效劳的外国建筑师、画师，充斥了整个哥本哈根。这就成了十八世纪丹麦宫廷文化生活的全部内容。霍尔堡作为一个热情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看到祖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以及它对法国文化、特别是对德国文化的奴性的盲从，内心极为痛苦。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苦难，愤然拿起了笔，抨击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锋芒直指贵族的寄生生活、教会的专横统治、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盲目崇拜外国事物的社会习俗。

一七一九年，霍尔堡的处女作——讽刺长诗《彼得·鲍尔斯》问世了。它借彼得·鲍尔斯的海船在安荷里特岛附近触礁的故事，愤怒地抨击了贵族和教会的罪恶统治：岛上的总督和教士以抢劫过往的商船和搜括民脂民膏为能事，监狱遍布全岛，死于绞刑架下的冤魂大大超过了寿终正寝的家鬼。这部作品激起了贵族和教会人士一片歇斯底里的狂怒。

一七二二年，哥本哈根建立了第一座丹麦剧院。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德、意剧团垄断丹麦剧坛的局面，这是丹麦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霍尔堡从一开始就热情地支持丹麦剧院的创建工作，并以极其旺盛的创作激

情写了《洋铁匠政治家》、《多嘴的理发师》、《忙人》、《无头无尾》等一系列喜剧作品，无偿地献给了丹麦剧院。然而丹麦民族剧院一再遭到贵族、教会、国王的敌视和封闭。尽管如此，霍尔堡仍旧坚持自己的爱国主张和民主主义理想，继续自己的现实主义的喜剧创作。

一七四二年，霍尔堡写成了讽刺伦理哲学小说《尼尔斯·克里姆地下之行》。它描写了一个女性治理的理想国度。这部浪漫主义作品寄托着他反对贫富不均的不合理社会的理想。霍尔堡被长期的斗争折磨得筋疲力尽了。到了晚年，他还为剧院写了几部闹剧，但已经没有昔日的战斗激情了。此外，他还撰写了许多历史著作，其中《丹麦王国史》是北欧第一部历史巨著。尽管他还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但他已经觉察到历史的进程并非取决于某些帝王贵胄，主要还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一七四七年，霍尔堡被封为男爵。这样做，政府当局并不是为了表彰作家的功绩，而是为了在独身的霍尔堡死后，可将其财产收归国有（霍尔堡遗嘱将全部财产和书籍赠给他所创建的索勒学院）。

## 二

霍尔堡一生写了三十六部喜剧，其中只有很少几部是他翻译或改写他人的作品而成的。这里选译的四部喜剧在他的整个创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让·德·法朗士》写于一七二二年，是霍尔堡的早期

作品之一。它无情地嘲讽了一位富裕市民的纨绔子弟汉斯·弗兰森(自己取了法国名字“让·法朗士”)盲目崇拜法国贵族文化的荒诞行径。汉斯·弗兰森不学无术，到巴黎去闲逛了几个月，只学会了巴黎流行的摩登舞步和几句骂人的法国话，就鄙视祖国的语言、风俗和自己的同胞。他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他的父亲、岳父、未婚妻埃尔谢别特和周围人们的反感。聪明伶俐的女仆玛尔塔利用这个傻瓜的盲目崇拜法国的病态心理，乔装成一位巴黎的贵妇人，许之以虚假的爱情，并答应带他回巴黎去，把这个鄙视祖国的狂徒尽情地愚弄了一番。汉斯·弗兰森终于被亲人们所唾弃，远走异国他乡。他的未婚妻埃尔谢别特因而得以解除婚约，与真正的意中人安东尼乌斯结合。女仆玛尔塔和仆人埃斯片是这对年轻人自由恋爱的热情赞助者。由于他们巧施计谋和全力相助，汉斯·弗兰森才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对有情人也终成眷属。女仆玛尔塔是作家倾尽心血塑造的人物。她工于心计，敢作敢为。她认为，有朝一日，不是由门第和财富，而是要由智慧和才能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显然，作家是借这个聪颖的女仆之口说出了他对未来社会的理想。霍尔堡通过这出喜剧表达了他对蔑视祖国、盲目崇拜外国文化的人的憎恶。很明显，这也是作家对于在外国文化面前匍匐拜倒的宫廷和上流社会的讽刺和抨击。

《山民耶比》也是一七二二年间世的。耶比身为佃农，一生当牛作马，没有任何生活的乐趣。贵族、地主残酷地

榨取他的血汗，管家把他当作牲口一样使唤，教堂执事则勾引他的妻子，而妻子又常常用鞭子抽打他。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借酒浇愁。耶比本该进城去办事，可是他醉倒在路旁，谁知却遇到了百无聊赖的男爵大人。男爵顿时产生戏弄山民的念头，他吩咐手下人把醉卧不醒的耶比抬进他的城堡，并让他象男爵一样穿戴起来。耶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穿戴着华贵的服饰，躺卧在雕花的木床上，住的是森严的城堡，四周是恭候听命的管家、录事、仆役。他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又疑心自己是死后升了天堂。耶比怎么也不能相信，一个受尽苦难、饱尝凌辱的农民怎么会一下子变成高贵的男爵大人呢！可是城堡里的人千方百计地要耶比相信，他是真正的男爵，只是因为久病才忘了过去的身世和贵人的身分。于是，耶比只好逢场作戏，当起“男爵”和“主人”来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农民，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都出自对贵族、地主的憎恨。他痛快淋漓地斥责了管家、录事盘剥农民的行径，揭露他们为虎作伥的帮凶嘴脸。耶比在短短一天中的言行使男爵大人惊恐万状。男爵立即下令停止这场寻欢作乐的恶作剧，还耶比以本来面目，并把他押送法庭审判。耶比被控非法潜入城堡，冒充男爵大人，虐待他的仆役、管家，应判“死刑”。虽然这一切都是假的，耶比却受尽了男爵和法官的诽谤和凌辱。正如法官所认为的，宣判你死刑的人，也有赋予你生还的权力。总之，他们把农民捏在手心里，可以随心所欲地戏弄、侮辱，生杀予夺。这出喜剧是以农民的苦难生活为题材的，是一部具有积极社会意

义的作品。它通过精巧的构思，以愤怒的笔触揭露了地主与农民的尖锐的对立和封建剥削制度的吃人的本质。男爵在剧终时污蔑农民的那段“箴言”的确有损于剧作本身的思想性。但综观全剧，这并不是作家创作该剧的主旨。从作家当时的处境来说，这段“箴言”实际上起了保护剧本的作用，否则书刊检查官和坐在观众席上的男爵老爷们是不会允许这个剧本上演的。另外，耶比这个人物虽然值得人们同情，但并不讨人喜爱，因为他多少带有市井无赖的习气。

《六月十一日》写于一七二三年。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俗，每年六月十一日，各地商人云集哥本哈根，洽谈生意，放债取息。到哥本哈根来的人，有商人，也有骗子，而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骗子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体面的商人，商人往往就是骗子而无需改头换面。这出喜剧描写的就是没落贵族斯吉利金保和高利贷者斯图金斯特路普两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诓骗钱财，各显神通的故事。作家以其特有的敏锐观察力，洞察了资本主义金钱的罪恶作用，愤怒地鞭挞了用可耻的手段掠夺财富的社会现象。但是，霍尔堡找不到根除这种社会现象的出路，所以只能借助于讽刺，用骗子来惩罚骗子，用恶人来对付恶人。在《六月十一日》的剧本中全是清一色的歹徒，都是两只眼睛盯着别人口袋的蟊贼、强盗。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仍不失为难得的现实主义作品。

《贫穷与傲慢》于一七二三年问世，但直到一七八八年才初次上演。该剧剧情假托在西班牙，其实，它描写的是丹

麦没落、腐朽的贵族阶级。西班牙大贵族堂腊努多和他的妻子堂娜奥里姆比娅浸透着没落贵族的傲慢与偏见，其人生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蔑视一切身分不如他们的人。然而，时过境迁，封建贵族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他们只知坐享祖先爵位的荣誉，过着腐朽的寄生生活，每天相视而坐，无所作为，唯一的乐趣就是怀念过去，翻翻世代的家谱，数数祖先的名号，以满足自己偏执的傲慢狂和虚荣心。他们坐吃山空，穷极无赖，已经到了一日三餐连豌豆汤也喝不成的地步了。可是他们还是念念不忘自己高人一等的贵族身分，恶言伤人地拒绝富有而非名门出身的小贵族戈扎洛向他们长女的求婚。他们在饿得饥肠辘辘时，还装出一副体恤下人的样子，把一个身带食物的农民叫进屋里，装模作样地要尝尝他那“粗陋的食物”，接着就厚颜无耻地把农民的面包和干酪抢吃个精光。他们无法抵偿，就要尽花招，敷衍搪塞，最后塞给农民一个有贵族徽号的图案作为馈赠，以证明他们宽待下人的“美德”。堂腊努多夫妇债台高筑，再也无法靠赊帐混日子了。债主告到法院，要求没收他们仅存的家具和衣物作为抵偿。戈扎洛就在此时，假扮成一位阿比西尼亚显赫的亲王，以虔诚的基督徒的名义向堂娜玛丽娅求婚。愚蠢而傲慢的堂腊努多夫妇欣喜若狂，当即应允婚事。婚约正式签字后，真相大白，“阿比西尼亚亲王”原来就是戈扎洛。堂腊努多夫妇还想毁约拒婚，可是为时已晚。他们只落得众叛亲离，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在这出喜剧中，霍尔堡对贵族阶级的愚蠢、傲慢和无耻作了

十分尖刻而辛辣的嘲讽。仆人彼得罗借插科打诨为名，机智而幽默地把主人的空虚的精神世界和腐朽的寄生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彼得罗说得好：堂腊努多夫妇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两个又大又怪的箱子：一个塞满了傲慢，一个装满了贫穷”，真是点题之语。霍尔堡在这里又一次把善良、勤劳的农民形象引进了丹麦的剧作。他通过贵族夫妇连骗带抢地吃光农民的食物的情节，寓意深长地揭示了封建贵族吮吸人民血汗的罪恶本质，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家还通过这个农民之口说：“对一个国家来说，贵人多——吃饭的嘴多，而种田人多——劳动的手也多。”这无异是说：农民是劳动者，贵人是寄生虫。的确，没落贵族已成了国家的负担，人民的累赘。霍尔堡为世界文学增添了一个没落贵族的艺术典型。“堂腊努多”这个名字成了愚蠢而傲慢的贵人的代名词。这是一部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获得较高成就的代表作。

### 三

霍尔堡继承和发扬了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的优秀传统，把喜剧艺术移植到丹麦现实生活的沃土里。他运用夸张、讽刺、渲染的手法，反映了时代的精神，表达了人民的爱憎，无论在塑造艺术典型，还是在人物语言个性化以及开拓喜剧题材等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人们把霍尔堡誉之为“丹麦的莫里哀”，他是当之无愧的。

霍尔堡的喜剧创作深受欧洲古典主义的影响。他比较

严格地遵守“三一律”<sup>①</sup>，力求舞台上的时间和实际生活中的时间能最大限度地吻合一致，而整个故事也安排在同一地点。他的剧中人物是定型的，几乎不描写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也总是把人物和情节最大限度地集中和调度在一起，通过典型事件（挫折、冲突、急难等）来揭示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使之跃然纸上。这种围绕一个冲突而高度集中情节的写法，也就是情节的一致性。但是，霍尔堡在喜剧创作方面仍有不少的创新。他一反喜剧大都采用诗体写作的做法，而改用散文的形式。他认为诗体不能充分表现人物的不同性格和语言特色，不能自然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他的这种主张和创作实践大大推动了现实主义喜剧的发展。

霍尔堡把自己的创作方法归结为渲染，认为把人物的某些特征加以夸张是必要的。但是他主张夸张要适度，反对失真。他从来不对剧中人物作漫画式的涂抹。在他的作品中，各种人物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他的剧作是丹麦社会生活的一幅幅风俗画。人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哥本哈根的街道、教堂、交易所或者西兰岛上的某一个村庄的原型。

这位喜剧作家十分注意人物的语言符合各自的社会地位、文化教养、生活阅历和性格特点。山民耶比说话朴实、形象，保持着方言的色彩；堂腊努多操着装腔作势的傲慢语

---

① “三一律”：规定剧本情节、地点、时间三者必须完整一致。

调；汉斯·弗兰森讲的则是文理欠通的法语和拉丁文，而仆人们大都措辞尖锐，富有见识。来自现实生活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符合人物社会地位和性格的个性化语言，恰到好处的渲染和夸张——这些就构成了霍尔堡喜剧创作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霍尔堡一反当时丹麦文坛对德、法文学的模仿之风，创作了一大批绚丽多采的现实主义喜剧，深刻地反映了丹麦社会的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从而奠定了丹麦新文学和民族戏剧的基础。霍尔堡用丹麦语写作，这使丹麦文坛的面目为之一新，并推动了丹麦语言的规范化和民族戏剧的蓬勃开展。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暴露了社会的不平和黑暗，抒写了人民的爱憎，因而具有比较广泛的人民性。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推崇他是为祖国的自由、独立而斗争的伟大战士。

诚然，霍尔堡毕竟有他的局限性。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幻想在“开明的”统治者的治理之下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他虽然无情地揭露和抨击社会的黑暗，但他并不彻底否定当时的专制制度；他的作品虽然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但却缺乏积极向上的正面人物形象；他以作家的敏感和洞察力暴露了社会的矛盾和对立，但他不知道社会的出路在哪里。他的世界观既有民主、进步的一面，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因此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就往往瑕瑜互见，精华与糟粕揉杂并存。然而，瑕不掩瑜，他不愧为自己时代的优秀作家。他在丹麦乃至欧洲文学史上都占有光荣的一席。

地位。

霍尔堡的喜剧作品是丹麦人民和挪威人民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他的作品在丹麦和挪威家喻户晓。可是，这位著名作家的作品至今尚未介绍到我国来。我们谨以这次译就的四部喜剧奉献给读者，以期增进我国人民对这位作家的一些了解，同时也希望它们能对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有所补益。

杨衍松 周柏冬

一九八三年冬

## 目 次

译本序	杨衍松 周柏冬	(1)
让·德·法朗士	周柏冬译	(1)
山民耶比	周柏冬译	(81)
六月十一日	周柏冬译	(139)
贫穷与傲慢	杨衍松译	(223)

# 让·德·法朗士<sup>①</sup>

(五幕喜剧)

- 
- ① 一七二二年在丹麦哥本哈根首次上演获得成功。由于霍尔堡的仇敌的捣乱，演出没有持续很久。然而让·德·法朗士这个名字已经成为蔑视祖国一切传统的人的代名词。难怪乎丹麦的让·德·法朗士先生们如此仇视“让·德·法朗士”。“让·德·法朗士”在十八世纪后半期流传很广，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